

Community Informatics 的“西学东渐”

——期待与思考

于良芝

摘要 本文阐释了 Community Informatics(CI,“社群信息学”)的内涵和主要思想,认为它与我国的社区信息化和农村信息化分享共同的兴趣与宗旨,即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推动社区发展;与社区/农村信息化相比,CI 之新在于,它以社群主义、网络社会理论、社会资本理论等当代社会科学理论为基础,强调 ICT 应用中的社区振兴(或社区赋权)和社区参与。本文认为这些新理论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新方法对解决我国社区/农村信息化效益低下等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本文也提出了与 CI 引进相关的其他问题,例如 CI 应该成为谁的视角和方法,应该如何规划自己的“东渐”路径与前景。参考文献 20。

关键词 社群信息学 当代社会科学理论 社区信息化 农村信息化

分类号 G20 C912

Community Informatics in the Process of Orientalization: Expectations and Reflections

Yu Liangzhi

ABSTRACT This essay explains the concept and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Community Informatics. It argues that Community Informatics shares a common interest and mission i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 by moder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with research and practices of community informatization and rural informatization in China, but differs from the latter in its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which rooted very much in modern social science theories like communitarianism, network theory and social capital theory and which emphasize community empowerment and participation in ICT applications. It is these perspectives, this essay argues, that hold great potentials for CI to contribute to community/rural informatization in China. This essay also raises a number of questions in relation to CI's attempted orientalization. 20 refs.

KEY WORDS Community Informatics. Modern social science theories. Community informatization. Rural informatization.

Community Informatics(CI)在英文文献中的使用始于上世纪末,用于表达当时西方学术界初具规模的一种研究兴趣和应用领域,即将现代信息技术运用于社区发展的研究兴趣和领域。它在汉语文献中首见于 2010 年^[1],是被作为一个新兴学科的名称引介的,存在两种不同翻译:“社群信息学”和“社区信息学”。2010 年以后,由于我国学者的介绍^[2-7]和西方同仁的推广(特别是两位美国学者

Kate Williams 和 Abdul Alkalimat 通过暑期学校、合作研究及学术交流在我国开展的推广工作),这个概念及其表达的学科开始被更多学者所关注。尽管截至目前,有关 CI 的介绍多于应用,但围绕 CI 的翻译、介绍、培训及推广工作,已经在我国启动了一段典型的西学东渐过程。

在引进 CI 之前,我国事实上已经存在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推动社区发展的实践和研究,即已经存

在与 CI 兴趣相同的领域,只是这些实践和研究多以“社区信息化”和“农村信息化”的名义而开展。社区信息化始于上世纪 90 年代末,2006 年以后进入较快发展时期;农村信息化起步更早(以金农工程为标志)，“十五”开始加速。在这样的背景下引进 CI,我们几乎必然遇到的问题是,对我国而言,CI 之新究竟新在哪里?我们究竟要引进什么?

如果我们到英语文献中探究上述问题的答案,就会发现,英文文献提供了两种不同的 CI 定义。第一种比较宽泛地将 CI 定义为将现代信息技术(ICT)应用于社区发展的研究和实践,即嫁接现代信息技术和社区发展的整个领域(包括 ICT 接入与培训、电子政务、电子商务、在线医疗卫生服务、信息获取、社区论坛等)。例如,Gurstein 将 CI 定义为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增强社区发展的各种应用^{[8][11]};Williamns 等将 CI 的关注焦点确定为社区与数字技术的交互,包括社区如何创造和利用技术影响社会和个人生活^[9]。如此定义的 CI 至少从表面上看与我国的社区/农村信息化相重叠。第二种定义更加具体地将 CI 界定为一种由社区(包括基层政府和社区组织)实施的、支持社区发展的活动领域,即“为了社区成于社区”(for communities and by communities)的 ICT 应用。例如 McIver 将 CI 定义为:一个正在形成的跨学科领域,该领域涉及那些致力于解决社区问题、由社区设计或联合设计的信息系统的开发、利用和管理^{[10][33]}。如此定义的 CI 与我国的社区/农村信息化存在很大差异:社区/农村信息化虽然包括部分“为了社区成于社区”的 ICT 应用,但很多(甚至是更多)属于“成于政府”或“为了政府”(即为了管理)的应用。

回顾 CI 的历史^[9, 11]可以发现,“为了社区成于社区”的确是贯穿 CI 发展历程的基本导向;对此,即使是按第一种方式定义 CI 的学者也不否认。西方 CI 的直接源头可以追溯到上世纪 80—90 年代的社区 ICT 应用活动。当时,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已经开始在教育、企业和政府部门得到广泛应用,对于坚信社区繁荣是个人、家庭、社会兴盛的前提的人来说,将现代信息技术运用于社区生活的各个方面,以激发社区(特别是贫困社区)的发展活

力,使之成为信息社会发展的强健基础,已经成为顺理成章的期待。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的很多社区,都出现了支持社区日常交流、民主参与、信息获取、教育培训、医疗卫生等活动的系统或平台^[12-13]。这些早期系统或平台的开发者,大都是社区内部或周边具有社区活动经验的专业人士和社区组织。他们一方面秉承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社区振兴思路,另一方面秉承现代信息技术应用中的参与设计思路,特别关注与社区经济、社会、历史、文化、人口相适应的 ICT 应用,也特别注重社区成员对 ICT 开发过程的参与。这赋予早期的社区 ICT 项目显著的“为了社区成于社区”的特色。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虽然很多国家的政府为了消除数字鸿沟,自上而下地启动了一些全国性项目,但在项目落地的社区,社区情境和社区参与依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 ICT 的落地设计、实施和使用。例如美国技术机遇项目(Technology Opportunities Program, TOP)资助的 600 多个社区 ICT 应用,就各具特色^[14]。20 世纪 90 年代末,当 Gurstein 等学者开始采用 CI 概念表达这类 ICT 应用及相关研究的时候,“为了社区成于社区”已经成为 CI 不言而喻的特征。因此,即使不将这一特征显性地写进 CI 定义,它依然被隐含在 CI 内涵当中。正是这种内涵的 CI,构成了 2010 年以后我国 CI 学者引介的对象。

如此理解的 CI 对于社区、ICT 以及二者的结合持有特别的见解。有关社群信息学的著述^[8, 15]对此已有详细阐释,在此仅举数例。首先,CI 与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社群主义一样,认为相对于整个社会和家庭及个人,社区具有优先发展和研究的价值,因为强健的社区是社会发展的基础,也是家庭及个人福祉的前提。因此,CI 关注的焦点是物理世界和虚拟世界的社区,这意味着各个可界定的社区整体上构成了 CI 的分析单元和增强目标。这引导 CI 更关注那些可以为整个社区的政治、经济及文化带来活力的 ICT 应用领域(如促进社区就业的电子商务、促进社区民主的讨论平台等),也更关注整个社区的历史、文化以及资源对 ICT 利用效果的影响。其次,CI 与网络社会理论一样,认为现代信

息技术构成了当代社会的重要生产力,网络构成了当代社会的基本组织形式(当代社会因而被称作网络社会)。它同时认为,ICT 对于振兴那些被网络社会的流动空间所排斥的社区,具有巨大潜力,是信息时代推动社区发展的重要力量。网络社会的流动空间(space of flow)是当代社会学家、网络社会理论的作者卡斯特的概念^[16-17],与场所空间(space of place)概念相对。传统的场所空间是按地理方位及其毗邻性而划定的空间,而流动空间则是由通讯、交通运输、计算机网络等设施安排而构建的空间。一个企业的总部与其所在地的居民和中小企业共处一个场所空间,但同时与它分布在不同地区或国家的生产部门、销售部门、研发部门共处一个流动空间。在卡斯特看来,在信息社会(网络社会)中,流动空间对组织社会生活、划分社会结构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以企业为例,借助于发达的通信、运输、计算机网络,一个企业不再要求它的决策部门、研发部门、生产部门彼此毗邻,而是可以将其决策部门设在世界经济中心,生产部门设在劳动力低廉的国家或地区,销售部门设在市场需求旺盛的地方,研发部门设在创新活动聚集的地方,所有部门可以通过通信与运输网络实现即时交易与沟通。因此,在网络社会中,一个人群、社区、国家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取决于它在流动空间的位置,即取决于它对各类网络功能产生的价值。很多人群(如无技能人群)、社区(如农村社区)、国家(如非洲国家)由于对主流网络无价值而被流动空间所排斥,沦为信息社会的最底层。CI 相信,通过在贫困社区运用 ICT 技术,可以提高它们对主流网络的价值,将它们重新纳入主流社会的流动空间,实现社区振兴。再次,CI 认为,产生于社区成员交往活动的社会资本是社区发展的重要资产。在 ICT 应用过程中,社区成员及集体的社会资本既是 ICT 有效利用的条件也是 ICT 投入的回报。作为条件,社会资本可以促进社区成员的相互学习和技能传授,推动社区成员对 ICT 的采纳;作为回报,社会资本是 ICT 投入的收益之一,表现为社区交往的增加、社区参与度的提高、社区互信的增强、社区对外来资本吸引力的增长等。正因为如此,CI 注重 ICT

应用对社会网络的嵌入,即注重联结具有交往关系的成员及其组织,融入各类社会网络的日常交互。第四,基于上述见解,CI 强调 ICT 的普遍应用,因而特别关注社区内部以及社区与其他地区之间的数字鸿沟,强调公共设施(如图书馆、学校)在弥合数字鸿沟中的作用。

关注我国社区/农村信息化的人不难发现,无论对城市社区还是农村社区,上述见解都蕴含着有益的参考价值。根据相关研究的结果^[18-19],目前我国社区/农村信息化中实施的 ICT 项目普遍存在以下问题:缺乏针对地方情境及需要的功能或内容,缺乏实际应用效果,缺乏公众知晓度,缺乏可持续发展力。正如前面的介绍所显示的,CI 恰恰以动员社区参与、植根社区情境、关注社区赋权见长,有望为解决我国社区/农村信息化的上述问题提供重要启迪。

截至目前,CI 西学东渐的进程还基本停留在图书馆情报学领域,但鉴于 CI 的两大支点——社区和 ICT——涉及广泛的领域,因此在明确了 CI 内涵、主要思想及创新之处后,我们将不得不面对与 CI 采纳相关的更加复杂的问题。首先,由 CI 提供的新视角、新思路和新方法应该成为谁的视角、思路和方法?是把它作为我国社区/农村信息化的指导思想,用来改造已有的社区/农村信息化思路;还是把它作为图书馆情报学参与社区/农村信息化的工具,用来补充已有的思路?其次,如何规划 CI 的发展前景?如何引导相关领域接纳并推动 CI 发展?在英文文献中,CI 被看作是涉及图书馆情报学、计算机科学、社区发展的跨学科领域。如果“接纳”仅限于在我国的相应领域开设一门甚至几门 CI 课程、获得几项研究资助,或在社区 ICT 开发中采用 CI 的指导思想,那么“接纳”或许不会成为问题,但一旦 CI 以任何方式威胁到已有领域的职业垄断、权威、思维惯性,那么“接纳”就有可能成为问题。对图书馆情报学而言,虽然它是 CI 的引介者,但它不太可能企盼 CI 发展成为与图书馆情报学竞争生源和就业市场(特别是公共图书馆的 ICT 岗位)的独立专业(而发展独立的 CI 专业是西方很多 CI 倡导者的目标^[20])。对政府而言,虽然他们迫切

希望解决社区/农村信息化中存在的效益低下等问题,但未必乐意对自上而下地设计信息化方案的思路做出改变。对社区/农村信息化的研究者而言,他们无疑会欢迎扩大其视野的新视角,但未必能在CI理论与中国社区的文化特质(如费孝通先生所提出的差序格局)或制度框架的潜在不谐中找到CI的最佳应用点。当然所有这些问题都建立在假设的前景之上,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与所有西学东渐过程一样,CI不能期待这个过程毫无冲突与磨合,因而不能回避关于CI自身与我国相关学科领域、实践领域、社会文化情境关系的思考。CI如果要在我国发扬光大并对我国的社区发展切实产生影响,就不能不考虑所有可能的前景,合理规划自己的东渐路径和应用领域。

作为一个跨学科领域,CI首先受到我国图书

馆情报学的关注和引介并非偶然;它在国外也吸引了很多图书馆情报学学者的参与。公共图书馆(特别是乡镇/街道和村/社区图书馆)作为一种社区存在,在向社区提供ICT接入、开展数字技能培训、保障数字化信息获取、支持社区交流等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是社区信息化和农村信息化的重要力量;图书馆职业因此对CI的见解与主张具有天然兴趣。有鉴于此,CI西学东渐的合乎逻辑的路径似乎就是:由我国图书馆情报学率先借鉴CI,在本领域的ICT应用活动(如数字图书馆建设、数字技能培训、公共电子阅览室建设等)中采用CI理论与方法,实现并彰显CI的价值,进而吸引其他学科和实践领域对CI的关注。但这样一来,CI在我国最可预期的前景就是发展为适合不同领域的视角和工具,而不是一个独立的学科和职业。

参考文献

- [1] 闫慧. 社群信息学:一个值得关注的新兴领域[J]. 图书情报工作, 2010(4): 53-55,99.
- [2] 胡立耘. 海外社区信息学的专业教育与研究现状[J]. 大学图书馆学报, 2011(6): 11-18.
- [3] 胡立耘. 社区信息学的主要方法[J]. 图书情报工作, 2012(2): 10-13.
- [4] 李刚,孙建军,傅丽萍. 促进社会包容——美国社群信息学研究述评[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12(3): 40-50.
- [5] 胡立耘. 社区信息学的“社区”视角及相关研究议题[J]. 图书馆, 2012(5): 50-52,80.
- [6] 郑金婷. 国外社群信息学研究的核心话语体系[J]. 图书馆论坛, 2013(1): 22-26.
- [7] 杨光辉. 美国社区信息学的典型实践、主要特色及有益借鉴[J]. 图书馆学研究, 2012(20): 19-21,15.
- [8] Gurstein M. What is community informatics (and why does it matter)? [M/OL]. Milan: Polimetria, 2007 [2010-10-15]. http://eprints.rclis.org/archive/00012372/01/WHAT_IS_COMMUNITY_INFORMATICS_reading.pdf.
- [9] Williams K, Han S, Yan H, et al. Introduction[M]// K Williams, S Han, H Yan, et al. Community informatics in China and the US: Theory and research. Beijing: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Press, 2012:130-161.
- [10] McIver W Jr. A community informatics for the information society[J]. Communicating i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2003: 33-64.
- [11] Williams K, Durrance JC. Community informatics[M]// K Williams, S Han, H Yan, et al. Community informatics in China and the US: Theory and research. Beijing: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Press, 2012: 118-129.
- [12] Servon L J, Nelson M K. Community technology centers and the urban technology gap[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001(2):419-426.
- [13] O'Neil D. Assessing community informatics: A review of methodological approaches for evaluating community networks and community technology centers[J]. Internet Research, 2002(1):76-102.

-
- [14] Williams K. Memory and archives in community informatics: Assembling and using the records of the U.S. technology opportunities program, 1994 – 2005[J/OL]. TOP Bulletin, 2007 [2012 – 09 – 25]. <http://hdl.handle.net/2142/5139>.
- [15] Williams K, Han S, Yan H, et al. Community informatics in China and the US: Theory and research[M]. Beijing: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Press, 2012:130 – 161.
- [16] Castells, Manuel. Grassrooting the space of flows[M]// K Williams, S Han, H Yan, et al. Community informatics in China and the US: Theory and research. Beijing: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Press, 2012; 65 – 76.
- [17] 曼纽尔·卡斯特. 网络社会的崛起[M]. 夏铸九,王志弘,等,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 [18] 王颖. 信息化改变社区[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 [19] Qiang C Z W, Bhavnani A, Hanna N K, et al. Rural informatization in China[M/OL]. Washington, D. C. : The World Bank, 2009 [2012 – 08 – 05]. http://siteresources.worldbank.org/EXTINFORMATIONANDCOMMUNICATIONANDTECHNOLOGIES/Resources/282822-1208273252769/Rural_Informatization_in_China.pdf.
- [20] Stoecker R. Is Community Informatics good for communities? Questions confronting an emerging field[J/OL]. The Journal of Community Informatics, 2005(3)[2012 – 08 – 05]. <http://www.ci-journal.net/index.php/ciej/article/viewArticle/183>.
-

于良芝 南开大学信息资源管理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通讯地址:天津市卫津路 94 号。邮编:300071。

(收稿日期:2013 – 03 – 06)